

# 篇篇想映入



這篇文章源於三個小時的討論。後來我們同意不以對談方式現身，而以分析討論結果亮相。

## 起題篇：後殖民？！

後殖民這詞很時興，但不是所有自稱「後殖民」的文章也都自然成為後殖民論述，因很多時不自覺、自省的文章可以有很多內化了的被殖民性，甚至是給殖民過程潛移默化而成，而又自我強加於自身甚或本土與其他更弱勢社群的殖者姿態。周華山的《後殖民同志》研究的文理與再現方式正有此以「後殖民」旗幟瞞天過海之嫌。很多時周向其他被他武斷地再現的文化邏輯與「歷史」，也跟一般帶新殖民性（向本土文化硬套的殖民性霸權）的本土精英霸權的自我合理化論述一樣，以自稱的一些自我定位，把自己與他人的「歷史」，以自定的方式與邏輯收編了，使成對自己的新霸權地位有利的論述。此乃很有新殖民主義色彩之舉。

而後殖民論述正好就是要仔細對殖民霸權中雜多的、互相掛鉤及掩護的種種文化、政治及經濟元素進行解拆。因此，這個論述必須放在特定的脈絡中（contextualized）才能產生歷史與文化意義。

周華山在《後殖民同志》中，只在最後部分簡單提及所謂「後」的意思，就是「重點在於『解』讀、滲『透』、『超』越和突

閱讀的目的。

周又在沒論證下批評在殖民論述評論員薩伊、史碧娃與巴巴等停留在「歐美英語世界，極少參照英語國度以外的論述」，藉以引證他們以「西方論述為中心來『反』」，等於確認了西方知識的優越性」（頁397）。可是，他自己卻以荷蘭外交官兼漢學家高羅佩的《中國古代房內考》為中國性愛史的權威經典，從中找到不少中國性開放、不恐同的佐證（頁321）。這不是自打嘴巴，犯了東方主義去脈絡化地想像中國的性觀念傳統的毛病嗎？（更何況，史碧娃在印度和不同而語的原居民做了很多（文化）翻譯及教育的工作，卻自覺自己的權力和位置，所以不以此行文，以免淪為「買辦」呢！）

周又似乎特別擅長運用各種政治正確的口號。用大量違反其口號的方法別例舉（enlist）例子，然後又「補飛」，如他以單向因果邏輯解釋香港同志未能向家人站出來，是因為家庭觀念的問題這樣「補飛」便了事，完全沒有處理不同文化中家觀念也是一個霸權的問題。因此，西方的 come out 霸權不適用於香港，然後，只用一兩句指出意大利也很重視家庭觀念便草草了事，這樣的寫作策略例子多不勝數……正正是這些是又不是，可又不可以放在一起，論述方式既二元又自稱（只是寫出來不是做（practice）出來）要破二元，如是手法貫徹全書。是害怕被挑戰而「補飛」的手段乎？還

# 三個女人談《後殖民同志》

編按：後殖民論述及同志論述分別是近年學術界熱門的研究課題。周華山新近出版的《後殖民同志》新奇地把兩個不同體系的課題掛鉤，牽引諸種有關後殖民政治、同志政治及以「華人」為核心的新時代文化論述等課題，爭議很多。讀書版請來積極參予同志運動的三位女性，以女性角度，展開一場有關後殖民及同志的滔滔討論，此外，另有一篇以大陸同志角度出發的書評，給大家更多向的觀點。

文：素黑、  
麥海珊、  
司徒薇

這是編輯寫的

←(什麼性角度，根本就沒有這個 intention) 呀！

性」，不再是同質化、單一化的「想像社群」（頁 362-3）。可周只列舉了同志的多元面，卻沒有處理香港同志的當前急務：解拆同志的政治，即是如何為自己定名（naming）及被人定名的政治。周再以線性的歷史觀鋪排一個同志的生產過程，十分危險。從六七十年代的「斷袖分桃」式同性情愛，到七十年代的「同性戀者」、到八十年代初的「基」，到後來的「基佬」，然後是九十年代的「同志」。（348 頁）

要解拆同志政治的話語論述，是要處理弱勢族群主體發聲（articulation）的問題。香港的同志論述是不可以簡化為同志就是不穩定性、及只有由同志自己界定自己才有意思這些泛談可以了事的。周認為同志一詞受歡迎，然而事實上不少人寧願回頭用「同性戀」等名稱，正是

因為覺得同志一詞不能處理因不同性愛而受壓迫的人發聲。社會上每天生產不同的許多同志論述，包括傳媒、學術、同志圈，都有自成的話語，如陳永明在《中文一分鐘》將同志等同性戀；新報 Fellows 版的基、叻女、Bi 筆敗不：快報的「胡說 Gay」欄同圈裏的「自己友」，「你係唔係」等。我們必須細心閱讀不同層面中同志被建構成不同的意義，以及本地因性愛受壓者的發聲機制才能了解箇中的因緣脈絡。九十年代繼續用基、同性戀，也不一定如周所說的強化同 vs 異及 sexual - object choice 的問題，而是本着不同主體各自的政治背景和策略。不小心處理這些緣機，便不能豁開同志論述的方向。

語言是一個充滿政治策略的系統，也可以是一場運動。未能對之解拆，基於一個符號（如同志）建立更廣泛的詞彙便是危險。如「雙性愛」同志、「易服」同志、「直」同志（這與「女」律師、「女」醫生的策略和意識形態相近），都是構成問題的核心。周在編《香港同志站出來》時自辯說「直」同志（不是譯自 Straight queer!？）只是策略（頁 42），自己並不以此自稱；然而，後殖民的解拆原就針對強化權力關係的策略方式。沒有自覺自己的策略就是自己的政治姿態的必然部分，怎算得上是後殖民論述呢？

再者，香港的同志論述問題是越來越多人因不滿同志的「不穩定性」而選用其他詞彙，也

大概有深層的旨意。

他引用金耀基、劉兆佳等分析傳統家庭觀念演變為今天的「功利主義的家族主義」，來推出一種經過濾後由「港式個人主義」轉化成的所謂「折衷式擴大家庭」的和諧整合（頁 374-5），加強香港及華人同志仍以家作為核心的理論，是故也成為同志站出來的最大障礙。周的整套殖民式論述沒有解拆家庭觀念內的多重政治角力與壓抑，而以和諧式的認定為華人當回歸的傳統了，實也和金和劉為依附英殖民政府而合理化行政霸權，並強加於民的策略相近。

明顯地，周誤將「過去」變成「傳統」，也沒有將同志問題切入後殖民的政治解拆中。充其量只能算是反帝國主義吧了。不自覺陷於東方主義的殖民視野，造就一個中國可以說不的同志理論。他甚至以回歸和諧家庭的思想推崇資本主義，解釋及合理化香港經濟起飛，見證「香港傳奇」，實質是本地精英殖民化香港，掩護跨國資本主義帶來的政治和文化問題。

這種單一甚至近乎盲目的回歸論是很封閉的。首先，他以國共徹底否定中國既有強調性開放及家庭觀念的傳統，並以西方馬列共產主義為殖民中國的禍根，反映他對殖民作為政治權宜甚不解。一個主義不能實踐殖民，中共的「文化墮落」是毛澤東利用馬列主義的一場政治遊戲，內裏有獨有的制度和策略。周把殖民意識形態與實質的政治踐行混為一談，然後相信大陸也應該「回歸」中國（頁 347）。



周華山  
後殖民同志

